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陰陽夢 第十回 中宦容身

話說魏進忠受了這相士大恩，又再三叮嚀，便一意進京來。但是一個人兒，又沒有相識，難尋下處，且暫住在客館裡，再作區處。到前門上故衣鋪裡，買幾件綢緞襖兒穿著，好去做些勾當。心裡想道：「要去找李貞、劉媿，只因自己淨了身，面目都改變，他們問起這緣由來，如何對答他，卻不羞死了人！身邊雖是有些銀子，又不會做什麼買賣，只是坐食山空。」悶悶不樂，左思右想，沒個計策。日裡到街坊上閒闖，晚間回到館中。看這些坊上人，有行醫賣藥的，相面算命的，堪輿卜的，說評話、彈詞、走唱、揚花的，耍拳、撮弄、跑馬、蹴索的，零賣蘇杭雜貨、背籠兒、搖丁當的，在那裡擲色摸牌的，下象棋、打雙陸的，吃酒猜枚行令的。進忠看得心裡便癢，想著相士的言語，就不敢了。只有客伙中交際分子兒，要搭在裡頭，隨眾解悶則個。看看混過半年，盤費了二□多兩銀子。置辦些衣服，又去了二□多兩。只剩得七□來兩了。暗想道：「再住半年，便都銷化。若是弄完了這銀子，又是一個死也！」心裡算著：「只是放管利息，又重又快便些。」這許多客伙中，只有幾個行醫的說得來些，早晚親近，如骨肉一般。進忠常看他們賭錢。有的輸了。便向進忠借錢；頃刻間贏了，又加利還。隨借隨還，果然利錢生得快。又混了半年，不想這行人有慣輸不贏的。今日又借些翻本，明日又借些翻本，把本錢只管加重了。利錢且不提起。有害病的，逃去的，連本利都沒了。這些銀子，一年來都完結，只剩得些衣服行李了。有兩個相好的，一個叫做羅鉞，一個叫做滕雲，商議道：「魏官兒，是我們道中這幾個人負了他。本錢都沒了，教他如何過日子？我們兩個合他出去，做生意混帳吧。」進忠也沒奈何了，只得隨著他們走。到了一處城市頭上，便大張告示，稱說某王府差內官來施藥，上邊坐著的就是進忠。看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頭戴著烏紗嵌線卷頂的內相帽兒，身穿一件四不像的緋魚天青緞子襖兒。腰間繫著一條鍍金荔枝花的窄帶兒，腳踹著一雙尖頭時樣的皂靴兒。雖不是駕前差來的中使，也疑道藩府濟人的醫官。

這些看的人擠擠簇簇，圍將攏來。那羅鉞口裡說許多鋪排灘頭話，又講見個故事，這是聚人法兒。滕雲手裡撮藥，眼裡看人，相著一個土巴，便騙他幾錢銀子。羅鉞道：「說病發藥，分文不取。」滕雲道：「千人吃藥，一人還錢的。」兩人說話雖然不同，騙人心腸原是一樣。每到一處地方，做了□日、五日，又走到一處去了。隨處鬼混。弄得些錢來，嫖的嫖，賭的賭，吃的吃，穿的穿，再不得實際的。進忠隨著他們兩年，單單還是個光身子。只看些外路光景，學得些油花行徑。

這行人原來沒信行的，又三零四散去了。進忠一個兒弄不通，想著那相士的言語，復到京師來，又是一番落泊了。如何存濟，整日閒蕩。只見正陽門內開酒館的揪著一個賣水的人打著，說缺了他家的水。進忠上前去勸解開了。那賣水的道：「只因這幾日身子不快。挑不動哩！」扯進忠到小酒坊裡，喝碗靠櫃酒兒。進忠便問那賣水的：「你一擔賺多少錢？」那人道：「只憑力氣，甜水五個錢一擔，苦水兩個錢一擔。但是挑得動，一日有六七□錢。」進忠暗付道：「京師的錢，一分銀子總得六個，倒有一錢多一日，□日就是一兩，一個月就是三兩了。好過日子的。」便對那人道：「老哥說身子不爽利，待俺替老哥挑幾日何如？」那人笑道：「爺是中貴人，肯做這下賤事？」進忠道：「出於沒奈何。這還是個生意，自食其力的，勝過那花子萬倍。」那人也暗付道：「俺身子勞倦，巴不得個人幫著。相他只好暫時，不是個常情的，且留他挑著，待俺調養身子旺了，再作區處。」便對進忠道：「聽爺這個話，是真心了。可肯到俺家住嗎？」進忠答應道：「自然，咱原沒有家。」袖裡摸出銀包來還酒錢。那人按住銀包道：「小的方才多謝爺。原本不相識的。極力這等勸解，使小的不曾吃虧。這杯酒不敢說是酬謝爺，略表小的孝敬。又蒙爺憐惜俺的身子，到小的家裡去，還篩好酒管待爺哩。難道這幾個錢，倒要爺還？」進忠聽他說得明白爽快，笑嘻嘻地收了銀包，拱著手叫聲：「多謝。」那人打發了酒錢，引著進忠同回家去。進忠想道：「隨緣度日，待我時來。」

說這賣水的引著進忠，走入一條衚衕裡，望個矮門敲兩下，只見個老媽兒出來開門。這老媽兒看那人頭蓬髮亂，便問道：「兒，你被人打哩？」那人回答道：「兒子這幾日身子不爽快，挑不動水，正陽門內酒館裡，道是缺了他水，把兒子打了。多虧了這位爺勸解，兒子才不□分吃虧。」這老媽兒聽得兒子這些話，使對著進忠笑吟吟，拜幾拜道：「多謝爺！多謝爺！請坐。」那人搬條凳兒，進忠坐著，媽兒進去燒茶。那人道：「不敢動問爺貴姓？」進忠道：「咱姓魏，排行第二。」那人道：「是魏二爺。小的早晚好稱呼。」進忠道：「要圖個方便，我和你只是兄弟相稱便了。老哥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在下不敢高報，只叫牛小七便是。」那老媽兒雙手捧出一盞茶來，遞與進忠。小七對著媽媽道：「媽，你老人家陪著魏二爺，待兒子去篩壺酒，買些菜餚來。」競出門去了。進忠瞧著房屋雖小小兩間，倒也潔淨。只有這個媽媽在家，正好相處。那媽媽問道：「魏二爺，俺兒子幾時相認的？」進忠道：「今日偶然相會，多承他好情，留咱家來要同住。」這是進忠的乖處，試這老媽兒口氣如何。那媽媽道：「二爺肯住，便極好，只是不要嫌房屋窄狹，茶飯腌臢。老身伏侍不週，日用淡泊，都不要見罪便好。」進忠暗喜道：「小七是個粗直人，媽媽又是賢惠的，又像個沒媳婦的。事事相巧，住得，住得。」便答這媽媽道：「咱一家兒住了，就是骨肉一般，媽媽怎說這話。」媽媽又道：「俺這兒子極肯結交人的，只是好吃酒，賺的銀子都吃掉了，也不想娶房媳婦，老身又老了，且是自已已有勞倦病在身子裡，時常要發作的，生意做不得。缺了人家水，捶門上戶地嚷叫，急忙要個人幫，哪裡得來。」進忠聽了這些說話，暗喜道：「這老人家把家常事一盤都托出了，正合著我的巧，我又合著她的巧。」只見小七提著一壇豆酒，拿些臘香進門來，收拾晚飯。媽媽一齊坐著，盡歡而飲。兩人醉倒。媽媽支起牀鋪打發進忠睡了。

次日門上來叫水的甚多，牛小七正病發，又中酒。進忠便紮縛起來，挑著水送到各家去。□數日間，滿街滿衕嚷的是太監賣水。

一日挑水從殷內相私宅門首經過，正遇著殷內相送個禮部衙門員外官出大門來，恰恰瞧見進忠，便叫管門人喚進忠，只得隨了來。管門的先進去通報，殷內相隨即出來升廳坐著。進忠撩衣磕頭。殷內相道：「你起來，看你這個漢子是個乖巧伶俐的，怎的去賣水？」便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，幾歲淨身的？」細細盤問。進忠合該造化到了，平素人前要說假話的，唯有這日，把前前後後真情，都告訴殷內相知道。殷內相喜他是個誠實的，便道：「我這個宅裡，用用得著。你就在這裡，不消去了。」進忠便磕頭謝道：「多蒙老公公收錄，天覆地載之恩。」殷內相使吩咐掌家的與他月糧聽用。進忠將挑桶送還牛家，辭了母子，回到殷宅。殷內相每自夜飲，要他彈唱，就著他教習起一班歌童，分外賞他教師錢、四時衣服。又常時給他好酒肴，受用不盡。殷內相又用他做個隨身，帶進大內。出入管事甚是愛著。正是：

若得貴人抬眼看，受恩深處便為家。

自此之後，造化來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